

〈論說〉

殊方日落

——明代云南谪宦的生活状况及其精神世界

马季*

摘要：明代云南谪宦的生活状况，主要表现于他们在戍地的际遇与交际网络圈。然而，这一另类的官员群体，背景、才情各异，个人际遇亦殊。从官员到“罪员”，谪宦身份地位降低，远谪边陲，限制了他们交际网络圈的范围。谪宦在云南的交际圈主要在与云南地方官僚、文士以及僧、道间，他们相互唱和、交游、讲学与创作，反映了其精神世界，推动了云南文教的发展，传播了中原文明。谪宦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既是他们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也是明朝谪充制度运行的体现。

关键词：明代；云南谪宦；生活状态；精神世界；边疆社会

The distance sunset:

The life stat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exile official of Yunnan province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Yunnan exile officials in the Ming dynasty we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aspects of their encounters and social circles in their banished places. From officials to “criminals”, the exile officials decline in social status and being banished into the remote borders, and the predicament

* 马季（1993-），男，湖北赤壁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of the Pleiades, restrict their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network circle. However, this unique group of officials has a social background, with different talents, different encounters, and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banned land show diversification, showing different spiritual worlds. The life stat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the exile official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s banished system, but also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group of exile officials.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with Yunnan province also reflects the imperial power of that era.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and the reality of frontier socie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he exile officials of Yunan province; living condition; spiritual world; frontier society

明代(1368-1644)的云南地区开发程度较低,社会经济条件落后,长期被明人视为边陲蛮荒的烟瘴之地。谪宦作为“罪员”,他们多被贬谪边远,地处边陲、经济文化落后的云南便为其一。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一书表明:“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文臣充军基本没有受到明代定卫规则变化的影响,总体而言,文臣充军以边方为主。”¹在明代的近三百年间,形成了一批谪宦群体,这种另类的官员群体,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是值得关注的。

目前学界对明代谪宦的研究,多集中在官员贬谪的原因以及他们在谪戍地的作为等²,而对谪宦在戍地的生活、精神层面的研究,仍有欠充实。³谪宦多士人出身,他们在边地云南拥有巨大的文化优势,部分谪宦颇具治理才干

1 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2 参见杨旸,孙与常,张克:《明代流人在东北》,《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古永继:《明代云南的谪流之人》,《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陶建平:《明代谪宦的典型心态与作为述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

3 可参见李德芳:《论“龙场谪居”对王守仁思想发展的作用》,《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陶建平:《明代谪宦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王路平:《论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孔子研究》2000年第6期;刘青衢:《邹元标都匀证道及其前后思想衍变》,《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4期。

与经验，久处边陲，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明代云南谪宦的生活状况进行探究，进而剖析他们的精神世界，从侧面反映出谪宦这一另类的官员群体在边陲云南地区的真实写照以及明朝谪充制度在边疆地区的运行。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谪宦在云南的际遇

谪宦在云南的际遇，直接关乎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戍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与他们的遭遇等。明朝时，云南“边地久荒，榛莽蔽翳。”⁴社会经济凋敝。在明朝人眼中，可谓蛮荒化外之地，“今天下诸省荒远者，必曰：‘云、贵、广西。’”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⁶外来人群至西南“烟瘴之地”，会水土不服，感染“瘴病”。⁷也有研究表明中原士人对西南地区“烟瘴”的偏离认知与描述，加剧了外来人士赴滇的精神压力。⁸因此，对于谪滇官员而言，他们必须克服边陲云南荒远、烟瘴的生理不适与心理障碍。

另外，谪宦身为“罪员”，社会地位降低，当地官员可能会对他们进行刁难和迫害，如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⁹，需承担军役。另充军人士“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明制充军律最严，“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犯者亦最苦。”¹⁰可知，谪宦需面对地方守臣与谪充制度的双重约束。

4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2710页。

5 汪森编：《粤西诗文载》卷五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4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6页。

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三《云南方舆纪要序》，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026页。

7 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8 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9 《明史》卷九〇《兵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册，第2193页。

10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第8册，第2301-2302页。

又因谪宦的社会背景、才情、时运迥异，个人际遇亦殊。笔者且将谪宦在戍地的际遇归为以下二类：

其一，颇受礼遇，宠遇优渥。明初云南布政使张紘，“在滇凡十七年……朝士董伦、王景辈谪其地，皆接以礼意。”¹¹守御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好贤礼士”¹²，也较为善待云南地区的谪宦。如洪武时，杭州人平显“知藤县”，谪云南昆明永淳县任主簿，因“博学能文”，沐英为之“请于朝，除伍籍，为塾宾”¹³，平显得以免去军伍之役。在平常日居中，沐氏对平显也颇为照料，平显有诗《人日谢素轩大人赐贺礼》：“可是谢家真玉树，终惭韩氏误金根；执鞭能从旌麾后，或拟壶飧一报恩。”¹⁴对沐氏的恩德甚为感激。平显又作有《奉谢国公大人赐两童》《素轩大人赐鱼》《谢毡衫》等诗，可知沐氏对平显的优遇，细致到了生活的层面。

洪武间，周府长史程本立，“坐累谪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¹⁵。在谪期间，土酋施可伐“煽诱百夷为逆”，程本立“单骑抚定之”，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张紘“皆礼重之”。¹⁶苏州知府费良弼谪戍昆明，“每旦擐甲执戈登陴，风雨罔懈”。时西平侯沐春“礼遇之。为建庖室于城铺之侧，以幼军一人执爨”¹⁷，颇为照料。永乐时，刘有年因未迎“靖难师”，被安置昆明，时黔国公“知其贤，遣子就学”，纵然刘有年因政治问题谪云南，黔国公仍不避忌讳对其礼遇有加。¹⁸

11 《明史》卷一五一《张紘传》，第14册，第4176页。

12 《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第12册，第3759页。

13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14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五，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21册，第324页。

15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第13册，第4051页。

16 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二上《致命诸臣列传上·程本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19页。

17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2页。

18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3页。

嘉靖四年（1525）正月，翰林编修杨慎因争“大礼”触怒明世宗，被谪云南永昌卫。在戍地，杨慎得到了部分官员的照料，如永昌知府严时泰安排杨慎在军中担任文书工作，免去其军役。杨慎为此作《伏枕行·赠严应阶》：“慎也投荒今五年，竭来卧病左足偏……肉黄皮皱形半脱，喜一见子日周旋。”¹⁹感激严知府的照料。时任巡按云南御史郭楠也上疏为杨慎求情，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乞复生者之职，恤死者之家，庶以收纳人心，全君臣之义。”²⁰并修葺云峰书院，供其修养、讲学。

其二，遭受刁难，隐而不发。洪武间，起居注高莘，谪戍金齿卫，“时武臣强横，累欲延为馆宾，免其从役。莘不从，因令之守门，终日执殳，乃至辱于泥涂，衣履狼藉，殊无戚容”。²¹高莘不屈服于武臣的淫威，饱受刁难、侮辱。

天顺间，武功伯徐有贞受曹吉祥、石亨等诬陷，诏徙云南金齿卫为民²²，“介时有守臣胡某诋罪，或迎庵意辞连有贞”。²³徐有贞为避祸自保，以阴阳术交好守臣，“谓守臣曰：‘太保山北为崇岗，而南渐卑。若树之以松，如北之崇，他日当有官于朝者。守臣如其言，后果验。’”获其信任。徐有贞又行事谨慎、低调，“居归休庵一小室，执殳守城，不异行伍……在金齿时，士民咸敬慕之。”²⁴隐忍保全。

总之，谪宦在云南戍地的自然环境、生活条件多是恶劣的，他们有着不同的际遇，或受礼遇，或遭刁难。谪宦的际遇表现出相当的差异，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与谪充制度的运行。

19 王文才著：《杨慎学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20 《明史》卷一九二《郭楠传》，第17册，第5104页。

21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6页。

22 《明史》卷二一七《徐有贞传》，第19册，第4564页。

23 牛若麟修、王焕如纂：《崇禎吴县志》卷四〇《人物志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303页。

24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三《流寓》，第431页。

二、谪宦在云南的交际网络

谪宦的交际网络是他们生活状况的重要表现。谪宦身为“罪员”，远戍边陲，在古代不发达的交通、通讯条件限制下，以往的交际网络被割断，他们的交游范围主要被限定在谪戍地。然而，谪宦在云南的际遇各异，部分谪宦受地方官员礼遇，除伍籍，遍游滇省各地，与地方官员、士人、僧、道以及其它谪宦往来、交游、唱和。

（一）谪宦之间的往来共鸣

“同是天涯沦落人”，谪宦之间的交游，在戍地最为常见，是他们交际网络中的重要一环。笔者且将谪宦之间的往来表现归纳如下：

其一，相逢共游。洪武时期，应天府推官史谨，谪居云南，与谪宦王景彰相逢共游。史谨“与王学士善，用景荐为应天府推官，性高洁多才，耽吟咏，工绘事”²⁵，在戍地，故友重逢，欣然共游。如史谨诗《陪景章诸公游城南兰若》云：“钟山之南山上头，兰若倚空金碧浮……座中之人五云吏，醉赋登楼立云际”。²⁶记录了与王景彰等好友们登楼赋诗、畅饮高歌的欢快。

史谨与谪宦曾日章相逢滇池。曾日章，翰林学士，洪武年间被安置昆明。²⁷史谨与曾日章同谪云南，相逢滇池，有诗《卧游轩为曾日章赋》曰：“（曾日章）先生足迹半天下，行高翻觉交游寡；万里相逢滇海滨，华发萧萧不盈把。”²⁸盛赞曾学士遍历天下，卓然不群的风采，也透露了远谪边陲交游寡少，友朋相逢的不易。

其二，离别相送。洪武时，谪宦平显以诗送别即将赶往戍地姚安的胡

25 阮元等修、王崧、李诚纂：《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一七〇《人物志九·寓贤》，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中国数字方志库·影像版，叶2a。

26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14-315页。

27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24《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3页。

28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10页。

思潜，如《送胡思潜谪姚安》云：“落月衔碧鸡，光影照滇水；驱车上姚安，更远一千里；千里万里总莫论，慈母手缝衣尚存；垂髫读书鬓成霜，涓埃未补君亲恩……功名不作青云梦，先到沧洲白鸟边。”²⁹勉励思潜珍重君亲恩，来朝功名再振。

史谨送别同为谪宦的友人程本立。史谨与程本立同谪云南，离别之际，赋诗送之，作《送程原道》一诗曰：“一剑东还旧路微，寸心遥逐五云飞……悬知别后怀君处，吟倚层楼送夕晖。”³⁰表达了对友朋离去的不舍。

其三，诗词往来。洪武间，山西参政王景彰，“以事谪戍临安”。山西布政使韩宜可，“以事同王景彰谪戍”³¹，二人在戍地诗词相和。如中秋之日，王景彰作《瑶台玩月》一诗：“瑶台台上秋月明，瑶台台下秋水清……微霜漂漂沾人衣，城上乌啼知夜半。”³²借秋月清明，夜半乌啼，表达了政治失意，漂泊他乡的悲切。韩宜可诗《和王太原中秋韵》：“未忍他乡死便休，每依南斗望中州；青天有月来今夕，白发无家度几秋。”³³回应了王景彰，同表难忍漂泊、思念故园的悲切。

史谨与谪宦平显之间的诗文往来。平显谪居云南，著《松雨轩集》。史谨为之作《寄题平仲微松雨轩》：“绕屋长松数里深，楼船载雨忆登临……欲期剪韭思重到，三十年来负此心。”³⁴表达了故友之思。

谪宦在戍地，或重逢故友、或离别相送、或同悲伤秋，他们同贬谪，共患难，诗词相和，共谱了一首首心灵的交换曲。

（二）谪宦与云南地方官僚的交游唱和

谪宦远谪边陲，沦为政治“弃子”，地方官员往往轻视之，甚至对他们加以刁难和迫害。然而，部分谪宦的经历与才华也会引起地方官员的怜悯与

29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1册，第316页。

30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20页。

31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三《流寓》，第430页。

32 朱蕊注：《沐昂〈沧海遗珠〉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2页。

33 朱蕊注：《沐昂〈沧海遗珠〉注》，第56页。

34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19页。

赏识，他们之间也会进行交游唱和。

洪武时，谪宦史谨谪昆明，颂赞布政使张紘的抚滇之功。洪武朝，云南布政使张紘抚滇十七年，在任期间，礼贤下士，对贬谪至滇的官员多有照料。史谨谪滇期间，目睹了布政使张紘抚滇的功绩，云南“土地贡赋、法令条格皆所裁定。民间丧祭冠婚咸有定制”。³⁵史谨为此作《日晷为布政张紘赋》一诗：“刻石为盘肯趣深，循环消息系分阴……阳城旧制今零落，谁识周公苦用心。”³⁶歌颂了张紘建设云南的功绩，堪比周公。

史谨与云南其它官僚的交往。如《次袁外史病中韵》：“金门袁外史，一病近如何？药里关心久，霜华点鬓多……松下时行乐，逢人强笑歌。”³⁷史谨表达了对袁外史病情的慰问，劝勉其及时行乐、珍重，可知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另外，史谨又作有《送布政李昌祺之广西》《送邓太守》《送杨参政之广东》《送御史周叔治重使西蜀》《山居和茅山张外史韵》《到任席间呈府中僚友》《寄滁州陈太守》等与云南官员往来的诗作。可见，史谨与云南地方官员存在广泛的交往。

洪武时，山西参政王景彰谪临安，对沐氏平滇之功也颇为赞颂。如《贺西平侯大人平越州》：“元戎承制扫蛮方，踏遍先王旧战场；又见孔明擒孟获，何殊充国破西羌。”³⁸称赞沐氏驱逐元朝遗孽，安抚地方的功绩。

谪宦平显与云南沐氏之间的诗词唱和。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平定云南，太祖朱元璋留沐英守滇，沐英“子春、晟、昂皆镇云南”，世代居滇。洪武时，平显谪昆明，即受沐英恩遇，“除伍籍为塾宾”³⁹。沐英第三子沐昂，编《沧海遗珠》，有《素轩集》，与平显的往来尤为密切。如平显作有《题朱寅仲画呈谢国公大人》《奉次素轩大人韵》《次韵素轩大人峡中见寄四首》《奉和素轩大人九日见怀诗韵四首》《十二月二十二日国公大人下马偶成

35 《明史》卷一五一《张紘传》，第14册，第4176页。

36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20页。

37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18页。

38 朱蕊注：《沐昂〈沧海遗珠〉注》，第65页。

39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2页。

二首》《呈谢国公大人三首》《江上奉饯国公大人回滇》《奉呈国公大人》《贺黔国大人》等与沐氏交往的诗作。反之，沐昂回作《和平先生寄来诗韵》诗曰：“久慕先生深造道，已闻佳婿遂联姻；明年果有旋归意，畅饮高歌忘主宾。”⁴⁰表达了对平显才华的敬慕，再约高歌共饮。

平显与云南其它官僚的广泛往来。如其诗《九月十七日闻郑员外、许主事同溺》：“天亦何心负所亲，清秋老泪并沾巾；一双白璧沉知己，千载黄金却故人。”⁴¹表达了对郑员外、许主事溺水亡故的悲泣。平显另有《正月十三日谢董秋官》《谢韦挥使惠茶》《赠别韦指挥》《送马宜斋挥使之平凉》《送林光禄秩满行卷》《次韵答叶助教和盆梅》《次韵答叶助教》《正月四日简张宜镇助教》《挽蒋员外》《寄汀州学宋训导》等与云南地方官僚往来的诗作。

谪宦程本立与临安府官僚间的交游。程本立因平乱有功，被任命“典兵事”⁴²，守御一方，平昔与云南地方官僚多有交往。如其诗《陪临安府官僚游龙潭》：“临安山水似江南，天气况当三月三；往往挥毫逢鹤野，行行骑马过龙潭。”⁴³抒发了与临安官僚们初春畅游的喜乐。此外，程本立还作有《发中都水驿，次韵金应奉、李编修纪行倡和诗》《过凤县简主簿徐敏》《鹤庆驿会吴人冯广文、闽人林税使》《送景德辉教授归越中》《送韩县丞之官》《送涪川李主簿被荐赴京师》《送欧阳太守之官东昌》《送李学正之易州为赋桃花庵》《送云南刘推官赴京师》《送庄浪王镇抚》等诗作。可知，程本立与云南地方官僚的交往可谓广泛。

（三）谪宦与云南文士的交往互动

谪宦多为士人出身，在边陲地区具有巨大的文化优势，云南地方文士或思慕其才学，或折服其品洁而乐于与他们交友往来。

洪武朝，谪宦程本立与云南松陵文士曾日庄相逢滇池，互品名山，同

40 沐昂：《素轩集》卷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34册，第62页。

41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1册，第339页

42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第13册，第4051页。

43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99页。

游山河。如程本立《具区林屋图记》载：“具区三江之间，邑曰：‘松陵友人，曾日庄氏居之。’盖三吴之美在具区三江，而松陵则据有具区三江之美者也。”又载洪武壬申（1392）岁冬，“西平公嗣镇西南夷，日庄实从之来。明年春，余与日庄握手滇池之上。”二人携手共游：

余得与子出三峡、下九江、上京口以达姑苏。于是谒三高之祠，登垂虹之桥，然后过所谓具区林屋者，而观北苑晁钱之遗墨，以偿所愿焉。则余虽老，尚能与子赋之。⁴⁴

程本立与云南松陵文士曾日庄游三峡、九江、京口、姑苏等地，品山川奇峻，赏晁钱遗墨，赋诗咏之，不胜畅快。

谪宦王景彰与韩宜可，俱贬谪至云南临安，“初临安人不知学。自二公来，相与讲论赅唱，郡中子弟翕然从之”⁴⁵，吸引了云南地区众多士子与之向学。永乐时期，刘有年被安置昆明，“与王忠文子绅，道义相许。”⁴⁶成化时期，四川丹稜教谕杨明哲左迁云南石屏，“益肆力于文，诸生执经问字，履常满焉”。⁴⁷嘉靖初，御史高公韶谪富民典史，“置馆延师教其子弟，风俗为之一变。”⁴⁸

嘉靖时，杨慎谪滇，因才华出众吸引大量滇人与之交游往来。如杨慎游晋宁，“多与州人段承恩、唐铎往来倡和。于铎尤莫逆，每至州必住其家”。⁴⁹游历安宁州，“遍历湖山，喜安宁山水清旷，遂侨寓焉……从游甚众，若丘月渚、杨墨池、张松霞辈，皆出其门”⁵⁰，为众多的云南士人所追捧。杨慎

44 程本立：《巽隱先生文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120-121页。

45 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卷二〇《流寓》，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824页。

46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3页。

47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4页。

48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一《官师志》，第378页。

49 朱庆椿修、陈金堂纂：《道光晋宁州志》卷一〇《寓贤》，《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7》，第52页。

50 段昕纂、杨若椿修：《雍正安宁州志》卷一七《流寓》，清乾隆四年刻本，中国数字方

“成滇二十三年，与滇之士大夫相倡和，放浪湖山，穷精著述”。⁵¹

（四）谪宦与僧、道的往来

僧、道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涵养，如谪宦史谨诗云：“逢僧尽是能诗客，邀我同登选佛场”。⁵²在边陲蛮荒之地，他们也是与谪宦往来的重要群体之一。

洪武时，史谨谪昆明，与僧人的交往。如其诗《筇竹寺看山茶》：“老僧邀我看山茶，叶底枝头尽着花；雪后园林张绣幄，雨余颜色醉丹砂。”记录了与僧人共赏山茶的乐趣。又有《问湛上人病》：“一住烟霞岁月深，老来无奈病魔侵……天地为棺终有分，死生如梦不关心”⁵³表达了对湛上人病的问候。史谨还作有《送立恒中上人》《送瓚上人住草堂寺》《送行上人住寒山寺》《浮休室为颖上人赋》、《赠日本廉上人》《送羽士陆大年住院》等一批与僧人交往的诗作。可见史谨在云南与僧侣的频繁交往。

史谨与道士的往来。如其诗《九日吴羽士招饮》：“野色轻笼雾，秋光不染尘；兴来同一醉，何必正乌巾。”⁵⁴描写了与吴羽士同饮的畅快。史谨又有诗《赠吴羽士》：“风月情怀槁木形，飘然无碍亦无生；暂辞洞府来为客，不道丹台已著名。”⁵⁵称赞了吴羽士玄修的虔诚与盛名。史谨还作有《游王羽士山房》《送袁徐二真人之京此韵》《王真人雪中惠鹅》等与道人往来的诗作，可见史谨与道士也颇多往来。

程本立与僧人的交往。如其诗《送日本僧游五台》：“中国有僧来日本，铁船过海是耶非；三更地底金乌出，万里云边白鹤飞。”⁵⁶表达了对日僧过海礼佛的敬仰。另又有《题天竺云敷上人法华山房卷》《普洱西驿因过三塔寺》等与僧侣交往的诗作。

志库·影像版，叶79a。

51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一《官师志·郡县宦贤》，古永继校点，第431页。

52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21页。

53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21页。

54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16页。

55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22页。

56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101页。

程本立与道人的往来。如程本立有诗《送终南道士还山》：“脱履都门骨已仙，山中故物尚依然……一马看来齐万物，双龙化去历千年。”⁵⁷表达了从师玄修的愿望。又有《柏峰为希仙道士作》一诗：“何处仙家紫翠房，一峰烟雨柏苍苍……头颅我已将华发，便欲传君却老方。”⁵⁸透露了对仙家的向往，老而不能的无奈。

平显与僧同游。如其诗《登聚远楼》：“五华山上香风起，万点菱花堕秋水；僧游海藏受斋归，小笠轻袍船一苇。”⁵⁹描述了与僧人同游聚远楼，悠游共赏山景的闲情逸致。据平显《松雨轩诗集》统计可得，有关僧、道题材的诗作还有《寄演此宗二首》《次韵答演此宗》《寄莲经演此宗园方田》《四月二十四日奉怀此宗大猷诸僧》《道性庵住寒山寺》《和张真人诗韵三首为陈景中作》《王处士哀词》《题张真人画雪景》《次陈景中游庄严寺韵》等，可知平显与僧、道皆有相当广泛的交往。

此外，还有谪宦曾日章与日本居滇僧人演此宗的交往，如其诗《赠日本僧演此宗》。⁶⁰楼璉，金华人，以明经历官宣宁、仁寿、大冶主簿，蓝田知县，广东道御史，洪武间谪戍昆明。⁶¹在谪期间，楼璉送别居滇的日本斗南和尚，如其有诗《送镜中照上人兼柬斗南和尚》。⁶²胡粹中以事安置昆明。在谪期间，胡粹中作《挽鉴机先和尚》诗：“曾将一苇渡瀛洲，信脚中原万里游；日出扶桑极东处，云归滇海最西头。”⁶³表达了对机先和尚的敬仰。

综上，谪宦的交际网络，主要表现在他们之间以及与云南官僚、士人、僧道间，当然也不乏与平民之间的互动。部分谪宦在云南广泛游历，诗词唱

57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100-101页。

58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92页。

59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1册，第318页。

60 朱蕊注：《沐昂〈沧海遗珠〉注》，第50页。

61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燊：《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2页。

62 朱蕊注：《沐昂〈沧海遗珠〉注》，第68页。

63 朱蕊注：《沐昂〈沧海遗珠〉注》，第120页。

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因之多彩。同时，谪宦之间的诗词创作与著述，丰富了云南地域文化，传播了中原文明。

三、谪宦的精神世界

谪宦的精神世界与他们在云南的际遇及交际网络密切相关，并决定着他们的生活状况。谪宦在戍地身受管束，又长期谪戍，身处瘴乡，直面不同的地域风俗与习惯，他们需要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存在着不同的精神体验。

（一）离乡的愁绪

洪武朝，史谨谪昆明，阔别故乡十年之久。史谨有诗《九日游云南太华寺》：“滇阳十载过重阳，忘却登高在异乡……回首故园天万里，剑峰处处割愁肠。”⁶⁴重阳登高，远处的山峰像剑一样，挑起了史谨思乡的愁绪。收到亲人寄来的书信，史谨又有诗：“万里来从青海头，开封未读泪先流；书中不尽心中事，只恐看时我更愁。”⁶⁵离乡的愁绪再次跃然纸上。

平显谪昆明，对亲人的思念萦绕心头。如其诗《风木思亲卷》：“乌鸟私情岁月深，读诗空费蓼莪吟……梦回菽水余欢夜，不独清波泪满襟。”⁶⁶睹物思人，诗中弥漫着诗人对故乡的怀念，有家不能归的悲切。平显另有作《白云思亲》《寄示诸弟侄》《二月八日寄仲权弟》等思亲诗作。

嘉靖朝，杨慎谪永昌。有诗《离思行》：“飞蓬无根株，飘摇随风起……水流何潺湲，远游几时还。”⁶⁷杨慎形容自己是无根的飞蓬，随风飘荡。又有词《江城子》：“客中愁见菊花黄，近重阳，倍凄凉。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玉垒青城何处是？山似戟，割愁肠。”⁶⁸《渔家傲》：“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

64 史谨：《独醉亭集》卷中，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21页。

65 史谨：《独醉亭集》卷下，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39页。

66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1册，第344页。

67 杨慎：《升庵全集》卷一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3页。

68 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作滇南客。……夜夜相思头欲白，心似结，五更梦破闻啼鴂”。⁶⁹离家的愁绪溢于言表。

谪宦一别数载、数十载，甚至终身不返，离乡的愁绪，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主题。

（二）无尽的创作热情

由于史料局限，笔者未能全面论述谪宦在云南的所有创作，且以个案为例，探究他们在云南的著述。

洪武中，史谨谪昆明，彼时明军刚平定云南，战争的紧张气氛未散。史谨作《东郊行》：“君不见，昆明池东一片土，半是桑麻半陵墓。”⁷⁰描述了昆明战后的肃杀与萧条。史谨谪滇终身未归，“以诗、画终其身”，有《独醉亭集》留世。⁷¹

程本立坐贬临安，被任命“属行县典兵事”，“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鹤庆、丽江，山行野宿，往来绥辑凡九年，民夷安业”，行踪遍布云南各地。⁷²云南的地域风情，给程本立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留有《巽隐集》。如程本立登山望景，作诗《山行》：“山行到绝顶，野望豁平川；白见金沙雪，青知铁冶烟。”寄宿山野，作诗《野宿》：“野宿空山里，谁能不念家；巢枝浑似鸟，藉草忽惊蛇。”⁷³

洪武年间，刘寅谪永昌，穷究著述。如其言：“少游溇阳，老滞永昌，道不遂其初志，心终焉而遑遑。研究典籍，著述文章，愧无补于名教，徒取笈于大方。”⁷⁴刘寅在云南创作有《武经直解》《伤寒脉赋》《摽幽赋注》等著

69 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第36页。

70 史谨：《独醉亭集》卷上，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312页。

7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卷二《史淮阴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72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第13册，第4051页。

73 程本立：《巽隐先生诗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88-89页。

74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6页。

作。“万历间巡抚陈用宾祀于会城，（刘寅）与汉王褒、本朝杨慎为三贤。”⁷⁵得到了后世人的敬仰。

嘉靖时期，杨慎谪滇，不灭其志。自励曰：“今之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批坚持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闲过日月，即是天地之一蛀也。”⁷⁶于是，杨慎遍游云南各地，考察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及气候

明代云南谪宦在滇著作一览表

谪宦	书名	年代
楼璉	《居夷集》	洪武朝
平显	《松雨轩集》	洪武朝
王景	《南诏玉堂稿》	洪武朝
毛铉	《澜沧江之诗》	洪武朝
韩宜可	《南云稿》	洪武朝
史谨	《独醉亭集》	洪武朝
胡粹中	《读史笔记》《元史续编》	洪武朝
范从文	《小学章诂》《宗谍谱》《遗后斋集》	洪武朝
袁宗	《菊庄集》	洪武朝
刘寅	《武经直解》《伤寒脉赋》《撰幽赋注》	洪武朝
程本立	《巽隐集》	洪武朝
郑旭	《诗经总旨》《初学提纲》《咏竹稿》	洪武朝
敖毓元	《钟彝集》	成化朝
张吉	《古城集》	成化朝
杨明哲	《述古集》	成化朝
阎闾	《正字堂记》	嘉靖朝
杨慎	《滇中集》《滇载记》《滇程记》《滇候记》 《滇产记》《南诏野史》《释藻集》	嘉靖朝

注：表中所列著述，均为谪宦在滇期间所作，其史料来源为康熙《云南通志》卷24《流寓》，道光《云南通志稿》卷170《人物志》，刘文征《滇志》卷13《官师志》等

75 刘文征撰：《滇志》卷一三《官师志》，第431页。

76 杨慎：《杨氏厄言序》，载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环境，潜心著述，创作出《滇程记》《滇候记》《滇载记》等一批作品。又考寻原南诏国遗址，修成《南诏野史》。另外，杨慎又对大量的古字字音进行考证，写成《沙漠、沙幕两音》《屈字四音》……《纂字训》《白字异训》《琼字训》等著作。明人何宇度评价，“杨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俦”，一生著作数目居明代文人之冠。⁷⁷嘉靖初，吏科给事中阎闾谪云南蒙自县丞，“探岩穴之胜”，作《正己堂记》。⁷⁸

总之，部分谪宦在滇，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文与学术著作，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反之，谪宦的创作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呈现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三）寄托于宗教信仰

因身处边地、赦归无期、政治失意以及追思故园而不能，部分谪宦会转向释、道中寻求精神寄托。

洪武间，程本立谪滇，以佛教的梵音消解忧愁。如其过三塔寺，作有《普洱西驿因过三塔寺》：“眼中城郭与山川，生我江南罨画船……最是禅房听梵咒，此心能洗百忧煎。”⁷⁹又有《题天竺昙敷上人法华山房卷》：“昙师法华室，只在鉴湖边；白日开三竺，清光出五莲。海龙曾听咒，庭鸟亦知禅；一月云床宿，吾生信有缘。”⁸⁰该诗中程本立寄宿法华室，沐佛听禅，表达了对佛的皈依。平显谪昆明，从佛教中吸取精神的养分。如有诗《灯雨斋诗寄五华山演此宗》：“愿拔五难根，终焉学禅寂……坐令格斗俗，皈依率真性。”⁸¹诗中平显表示愿拔去尘世五根的烦恼，向学禅寂。

嘉靖初，杨慎谪滇，向佛教靠拢。他走访各地寺庙，如感通寺、东岩

77 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92册，第750页。

78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4页。

79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98页。

80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8册，第87页。

81 平显：《松雨轩诗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1册，第303页。

寺、兴教寺，汇编有《释藻集》六卷。此外，杨慎又创作了一批有关释、道的作品，如《无俗念·游仙二首》《于中好·己酉新春试笔》等。典型如杨慎词《黄莺儿·道情》：“早早脱樊笼，住蓬莱东复东，紫芝白石皆清供。金门九重，太仓万钟，回头看破黄粱梦。脱樊笼，洞天春永，岁岁有花红。”⁸²表达了其“出世”的情怀，愿脱离尘世，归蓬莱。

谪宦寄托于宗教信仰，使得佛、道思想得到信仰与传播。有研究表明：“流人痴迷于佛、道，不仅对宗教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为理解宗教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宗教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而生动的事例”。⁸³同理，谪宦对佛、道的信仰，也使得宗教在云南地区得以传播。

（四）指陈社会问题

谪宦从庙堂之高，到边陲民间，他们在与平民百姓一起生活中，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对于社会问题会有更切身的体会。

洪武间，程本立谪马他龙郎甸担任长官司吏目，一次借宿在荣昌县田家，目睹田家生活的艰辛，作有《宿荣昌县田家书所见》一诗：

田家无桑蚕不育，寒机不奈蚕声促……小姑大妇不梳妆，日日探花如采桑……归来闭门月昏黑，燃薪代烛光照室。姑摇纺车妇在机，一夜不能成一疋；松州茂州道路难，乌蒙乌撒雨雪寒。丁夫运粮给边戍，卖布易米还输官……何日边城罢转输，男耕女织万事足。⁸⁴

该诗描述了田家种桑、养蚕、纺织的辛劳，民夫天寒冒雨，运粮输边、卖布换米输官的艰辛，指陈当时的苛捐杂税、劳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与苦难。

正统时，御史尚褫谪任云南虚仁驿驿丞，身在边陲，不忘国事。景泰五年（1454）冬，尚褫“因灾异上书陈数事，中言：‘……执政者格以条例，轻

82 王文才著：《杨慎学谱》，第288页。

83 何宗美：《“吴兆骞现象”及其经典意义——兼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第108页。

84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一，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86页。

则报罢，重则中伤，是言路虽开犹未开也。释教盛行，诱煽輦俗，由掌邦礼者畏王振势，度僧多至此，宜尽勒归农”⁸⁵直陈朝廷言路堵塞，民间释道人员过多侵农等弊端。

成化时期，林俊谪姚州判官。在谪期间，上疏奏“德安、安陆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财费巨万，民不堪命。乞循宁、襄、德府故事，一切省俭，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阑，请着为例。”⁸⁶指陈王府工程耗费巨大，百姓难堪负担等问题。

嘉靖年间，朝廷为采办珠宝玉石，在云南过度征发人丁，重役驱使。杨慎亲见平民百姓遭受采石重役的惨状，作《宝井篇》：“君不见，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情知死别少生还，妻子爷娘泣相诉，川长不闻遥哭声，但见黄沙起金雾。……安得仙人缩地法，宝井移在长安街！”⁸⁷对底层百姓的苦难表达了无限的同情，揭露了明廷重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综上，谪宦的精神世界是多面相的，或离别思乡，或纵情山水，或寄托宗教，或怜悯民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心境与感受。

四、结语

通过对明代云南地区谪宦的际遇、交际网络圈及精神层面的梳理与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谪宦在云南边疆的生活状况，尤其可以探究他们与边地官员、士人以及僧、道间的往来互动和社会关系，进而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还可进一步探知谪宦对推动边陲地区文教与社会发展的作用。

首先，明代以流人戍边，边疆社会广泛分布着谪流之人，逐渐形成了官僚中的另类群体谪宦。他们在谪所参与屯种、执役与操练，长期身处荒远、烟瘴之地，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层面，对于他们的损害都是巨大的。又作为

85 《明史》卷一六四《刘炜传》，第15册，第4456页。

86 《明史》卷一九四《林俊传》，第17册，第5137页。

87 王文才选注：《杨慎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

“罪员”，谪宦受到地方守臣的监视与谪充制度的管制，他们面临与不同素质的地方守臣关系的处理，这直接决定他们在戍地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死。他们需要适应与学习谪戍地区的风俗习惯，重塑自己的价值体系，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如或交好守臣，或勤究著述，或遍游滇省，或寄托佛道，是他们在边陲地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有学者认为明代官员谪迁边地，当权者往往一贬了之，对他们缺乏有效的监控、制约机制与激劝机制。⁸⁸谪宦在戍地的际遇，或宠遇优渥，或遭迫害，反映了明朝谪充制度在边疆地区的扭曲运行。

其次，谪宦属于流人中的仕宦阶层，他们部分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文化优势，可谓流人中的精英阶层，谪宦和其它边地之人共同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⁸⁹如谪宦在戍地讲学、交游和创作，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当地的官员、文士、僧侣等往来唱和，游走于山林名胜间，边地独特的风光与地域风情，反过来也激发了他们无穷的创作热情。谪宦在云南进行了为数不少的文学与学术创作，反映了他们在戍地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他们也将内地先进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带到边疆，推动了云南地方文教的发展，传播了中原文明，丰富了云南地域文化。正如有研究表明，云南“贬流、寓居的官宦士人总体数量虽不太多，但却身份特殊，实为外来移民中的精英一族，他们涉足云南不少偏远地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有效地补充了官府儒学教育的不足，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培养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⁹⁰

最后，谪宦从庙堂衙署，至边陲蛮荒，仕途沦丧，怀乡离愁，他们的内心是沉郁的。正如在西南地区居官多年的明朝官员田汝成言，谪迁边陲的官员多“抱愤躁之怀”。⁹¹又如多年谪戍，赦归无望，行年六十多岁的杨慎，粉

88 陶建平：《明代谪宦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

89 古永继：《明代云南的谪流之人》，《思想战线》1992年第1期。

90 古永继：《明代外来移民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推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190页。

91 田汝成：《炎徼纪闻》，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序言”，第1页。

面簪花，自毁形象，“六十头颅雪满簪，老狂犹学少年吟；已消湖海元龙气，只有沧浪渔父心”。⁹²刘寅谪永昌，“道不遂其初志，心终焉而遑遑。”⁹³程本立谪昆明，“身今老春事，伤心思万端”。⁹⁴唐人杜甫诗“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可谓是对谪宦群体的精神写照。另外，也有部分谪宦，或致力于文化与学术创作，或寄托于宗教信仰，推动了佛、道等宗教在云南地区的传播，又或在与底层百姓的生活中，体民生之多艰，对社会问题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指陈得失，他们的生活状况因之多彩，精神世界得以升华。

92 王文才选注：《杨慎诗选》，第130页。

93 范承熏、王继文修、丁炜纂：《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四《流寓》，《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省志辑2》，第66页。

94 程本立：《巽隱先生诗集》卷二，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第96页。